

第十三回 踐冥約三姓喜奇逢 返香魂千秋稱異事

卻說蔣公與岑公子見前面有人聲燈火吆喝而來，蔣士奇道：“這一定是來找尋我們的了。”當下喝問了一聲，果見那些燈火隊裏回應了一聲，迎將上來。卻是家人同佃戶等到二更天氣，不見主人回來，四下找尋不見，因此又叫了兩三個佃戶，執著燈火棍棒，大家商量祇有這北郭是一條野路，常有迷失之人，因此就從這裏找來。聽得吆喝之聲，恰好迎著，因道：“夜靜更深，怎麼大爺同大相公從這條僻路裏走來？”蔣公隨口答道：“貪看月色，信步到此，正要回來，卻好你們尋到。”眾人道：“這條路荒僻得緊，若遇陰雨時人就不敢行走，往往有見神見鬼，迷失道路的。”蔣公笑道：“這還是人膽小之故。”當下大家一同回莊。約有五七里遠近，到得莊中，吩咐家人：“取一大壺酒並幾碟果品小菜到書房中來！我與大相公再飲一杯，你們也取幾壺酒，喫了好睡，不必伺候。”家人取了酒果到書房擺下，然後大家各去飲酒安歇不題。

蔣公與岑公子一邊飲酒，因說：“那老者形容言語，歷歷分明，那個女子說是他螟蛉義女，意中已深屬於你，卻又不肯明言，說要待數年之後，囑我為媒，方成百年之好。若果與賢侄有姻緣之分，則此女必當再世還魂。現今陰陽相隔，此話實不可解。怎麼又知道我有個表侄女與他第三子有姻緣之分？若說是假，言猶在耳；若說是真，尚無影響。究竟不知是真是幻！”岑公子道：“且莫管是真是幻，我同老叔明日竟到那個所在去探看動靜，拚著一日功夫，或者果有其人到來搬柩，亦未可知。況看那老者容貌端方，言詞誠實，必非虛幻。且說他長子劉雲現任曲沃知縣，一發鑿鑿有據，明日一查，便知真假。又說那女郎明日必當相見，這是還魂無疑。若是果真，倒是一件創古奇事。這老者雖然是鬼，如此靈異，卻也不是尋常之鬼了。但所說老叔與小侄日後功名之事，在老叔固無可限量；至於小侄，卻斷不敢作此妄想。此真所謂聽說鬼話耳！”蔣公笑道：“不然，且到明日，若果無影響，祇此一事，盡成夢中幻境。若果有下落，又何嘗不可憑信？”兩人說話之間，酒已用盡，此時夜氣清涼，遂各就寢。這岑公子因暗想：“那所見女郎真是絕色佳人，若果能是此佳偶，也不枉為人在世。祇可惜是鏡花水月，恐終成夢幻。”想了一回，方纔睡著。

且說這蔣士奇睡去，朦朧朧朧，似夢非夢，見他父親拄杖而來，吩咐道：“那劉丈與我往來甚厚，對你所言並無虛謬。玉馨得配劉生，可稱佳偶，姻緣前定，無可改移，不可當面錯過。切記，切記！”說畢扶杖而去。蔣士奇正欲上前拉住父親問話，忽被地下一滑跌了一交。醒來卻是一夢，大自驚異。正欲起來說與岑公子得知，卻見他睡熟，不好驚動，因想：這事果然奇怪，父親所說，又與劉老之言相符，不料陰陽間隔，竟有如此靈異。因想：玉馨侄女，我原有意與岑公子結婚，因為現在一處，未便開口，欲待其歸時議及。不料他卻另有這段姻緣，幸我未曾出口。可見事皆前定，非人力可為，但不知這劉電是怎樣人物？諒明日必有下落。左思右想，不能成寐，到了交五鼓時，纔沉沉睡去。

且不說二人安睡，卻說那劉封君自送岑、蔣二人去後，回身與雪姐道：“我已將汝兄妹兩人之事盡託蔣公周旋。他是人中英傑，一諾千金，必不負我所託。況我日前又與他令尊相會，也曾諄託了他，事已萬妥。那岑公子汝已見過，才貌雙全，日後功名顯達，真堪與你為配。況赤繩係足，總然遠隔天涯亦無變易，但遲早有定數，難以相強。歸與汝母言之，靜待閨中，不必他議。明日汝三兄到來，正是你回陽之日。見你三兄，不須回避，將我繼汝之事一一與他說知，且有蔣、岑二位灼見，他無不相信。汝今可往己室等候，明日必當先發汝冢。”雪姐含淚道：“蒙恩父慈庇，真是白骨再生，祇是從此陰陽間隔，不能再侍膝下，心實難捨。”劉公笑道：“汝他日恩榮濟美之時，夫妻同至墓前澆奠一杯，為父欣慰不淺！”雪姐聽說，垂淚叩別，尚依依不捨。忽聞雞鳴喔喔，劉公催促再三，雪姐纔含淚而歸。從此父女二人已是陰陽相隔。

再說蔣士奇與岑公子安睡書房，此時初秋天氣，日長夜短，及一覺醒來，天已大亮。叔侄一同起來，盥洗畢，蔣士奇道：“我昨夜又得一奇夢，正要與你說知，因見你睡熟不好驚動。”岑公子道：“不知老叔又得何奇夢？”蔣士奇道：“說來真是奇怪。”因將先人夢中吩咐的話說了一遍：“你道奇也不奇？”岑公子道：“既叔祖如此顯靈，又與劉公所言符合，這件事便真實無疑了。今日小侄與老叔喫了早飯，即往彼處一探動靜，不可遲誤。”蔣士奇道：“天氣炎熱，何不先著人往彼處探看，倘果有消息，即回來通報，然後我們再去如何？”岑公子道：“老叔所說雖是，若依小侄愚見，還是先去等候為是。若果有斯人到來，便可與他指示，說明原委。一來信我們果有此一段幽顯奇逢；二來也見我們這一番真實情意。況午前天氣尚不至十分酷熱，且好往樹林中乘涼歇息。老叔以為何如？”蔣公大喜道：“不差，我們喫過早飯就去，祇帶一個家人，攜一壺好茶解渴，倘有動靜，便可著他回來叫人助力。”當下吩咐快些收拾早飯，並著預備一桌盛飯，省得臨時備辦不及。

敘話之間，飯已端正。叔侄用畢，隨帶了一個家人，攜了一壺泡茶，緩步從叢葬處去。尋到了昨夜所經之處，果見一枝野竹在上下兩塚相傍之間，所插柳枝亦在，審視不差。但看兩塚相去不遠，卻不知那一塚是劉公之塚。正在議論，見日色甚大，此處雖有幾株野樹，卻不能遮陰。蔣公指道：“我們且到那邊樹林中去暫憩。”二人因同到林間，席地而坐，喫茶閑話。

看看等到巳牌時分，祇見遠遠從南道上來了一行五七人，手中各荷鍬鋤等物，卻從亂葬處而來。原來這叢葬處周圍約有三十餘畝寬大，其間墳塚累累，高低不一。卻見那一行人正從這去處來。蔣士奇喜道：“這不是來了？”大家站起來觀看，祇見那些人左盤右旋，周圍尋覓。他叔侄二人所憩樹林相離不遠，看得分明。蔣公對岑公子道：“你看那素衣冠的魁梧少年，一定是劉公之子。”岑公子道：“是他無疑。我們須上前相見，與他指引。”遂一同迎將上來。遠觀未盡，近睹分明：見這少年生得面如滿月，脣若涂朱，兩道修眉，若聚山川秀氣，一雙河目似分秋水澄清，七尺以下身材，二十以來年紀，縞素衣巾，手執杆棒，腰掛七星，聲音清越，氣宇軒昂。蔣士奇暗喜道：“果然好一表人物！”見他率領一行五六人正在那裏各處審視，蔣士奇止不住上前拱手道：“尊駕莫非是吉水劉三兄，來此搬取令先尊靈柩的麼？”那少年也正見二人來得有意，方欲動問，聽見叫出自己姓氏來歷，倒喫了一驚，連忙迎上前來深深打了一恭道：“尊臺何以預知晚生姓氏來歷？”蔣士奇回了禮，便道：“此事說來話長，且又奇異，但此處非長談之所，且請完了正事，屈到敝莊慢慢相敘。”劉電看二人時，一個豪雄出眾，天表亭亭；一個瀟灑不凡，豐姿濯濯。因又與岑公子對揖畢，便拱手請問：“二位上姓高名？稱呼名分？先嚴之塚，想二位必知所在？”蔣公道：“弟姓蔣名英字士奇，就在此村居住。”又指岑公子道：“這是世侄，姓岑名秀字玉峰，祖貫金陵，客遊於此。所說令先尊的墳塚，我兩人昨夜方纔知道，今日特地到此相候，果見尊靈到來。”劉電驚訝道：“這一發奇了，先父寄葬於此，已是兩個年頭，何以老丈昨夜纔知？怎麼又知晚生今日到來？更是奇怪，豈有日月。第三回

道：“且慢，我與兄且到那裏觀看，還有個斟酌之處。”

因攜著劉電一同到這野竹處來。蔣公指道：“此處便是，但這兩塚相連，卻不知那一處是令先尊之塚？”劉電一發不知，因道：“去年老父同舍親陸公在貴鄉作客，老父因病而亡，舍親即將老父之柩寄葬於此。後來舍親回家，又為倭寇所阻，耽遲道途，直到今春纔到舍下通知。原說外有木標為記，內有磚塊勒名。晚生原欲洩舍親同來，不料舍親回家不久亦得病而亡，因此晚生祇得獨自前來搬柩。誰知竟尋不著木標形迹？今日得遇老丈、岑兄，實出萬幸。但老丈既有所知，還祈老丈與岑兄斟酌的是。”蔣公與岑公子道：“總在這兩塚之間，卻如何分別？”岑公子道：“依小侄愚見，祇怕昨夜所見女郎，莫非亦是此處！如今不妨將兩塚俱發，即有差訛，則此處俱係無主之塚，有何妨礙？”蔣公笑道：“此言甚善。”因對劉電道：“此竹與下塚較近，且土色又比上塚更新，令先尊瘞此不久，諒它就是此塚，且試發不妨。”

劉電又聽得岑秀說出甚麼所見女郎，真是摸頭不著，此時亦無可如何，祇得叫這幾個僱來的土工一齊動手，先將下塚起發。不到四尺來深，早見棺木，遂將四圍黃土掀開，見棺木尚鮮明完好。劉電四下尋覓，並無勒名磚塊，心下懷疑著急，因嚮蔣公道：“從前舍親原說有標木名磚為記，今既無標木又無名磚，難以憑信，卻當如何？”蔣士奇未及回答，這些土工內有兩個有年紀的道：“這個義塚地內常有他親人到來啟棺，祇要認得方嚮，就沒有了記認，便依著方嚮亂掘起來。上春頭也是一個外路客人到這裏來起他叔子的棺材，起了五六塚纔得起著。這起動了的仍然與他掩好，做個羹飯，燒些紙鏹，就無妨了。”蔣公道：“如此說，且將此棺與他掩蓋，那上面的塚必是無疑了。”

眾人正欲掀土掩蓋，祇聽得棺內呻吟之聲，叫道：“你們不須掩蓋，快些開了棺蓋放我出來！”眾人聽見，驚得個個縮頭吐舌，滿身毛孔都直豎起來。惟岑公子不禁笑逐顏開，便對蔣公道：“老叔，這是所見女郎無疑了！快些開棺，便見分曉。”劉電不知其中緣故，祇是作聲不得。蔣公笑道：“這棺中卻是令妹再生，不必驚怪。開了此棺，令先尊之棺自見。”當即吩咐眾人：“你們可將這棺木四圍輕輕撬開，不可大驚小怪。”劉電所說，愈增驚愕。這眾人見蔣公說話有因，都懷著個好奇喜異的心腸，且要看看這棺裏面的光景，都道：“總然是個活鬼，青天白日有許多人在這裏，怕他做甚麼？”遂一齊動手將棺蓋起鬆，掀起蓋來，卻見裏邊一個女郎側身而臥，面色如生。轉瞬之間，已掉過身來，慢慢坐起。秋波開視，看見蔣公，便開口道：“昨宵已拜識尊顏。”又看著劉電道：“這必是劉家三哥了。”當時劉電與眾人俱大為駭異，惟蔣公與岑公子歡喜無已，因對劉電道：“三兄不須驚訝，此事一言難盡，少刻便知。”隨即吩咐同來家人即速回莊，備兩輛太平車來應用，又吩咐如此如此，不可有誤。家人答應，如飛而去。正是：

莫驚千里成奇遇，須信三生有定緣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戛戛乎陳言之務去，文公所以起八代之衰，可見作文最忌陳腐。篇中成語，寫來極其新穎，如未經人道者，真是“君身有仙骨，世人那得知其故”。看他發冢之時，生出許多議論；開棺之際，畫出眾人神情。總不肯作一直筆，筆筆頓住，筆筆轉換，讀此奇文，當滿飲一大白。